關於唐納自殺

（無常）

二十八日我過休是七點半鐘，一回大公報來了。我照例拜「長江」的通訊，沒有，然後再看英法意俄的各種消息，然後再看經濟新聞，然後再看第一張，當我看完了「走私」，「西南決心抗日」的新聞時，一條標題，很快的引起了我的注意，「明星演員唐納自殺」，馬上看電報，原來唐納於二十六晚到達濟南，住於濟南賓館，自殺的原因，是因為戀愛人離婚。而被藍的阻絕。現已去醫院，生命無危險。當我看完了這條新聞時，我眞的啼笑皆非了。

唐納在朋友中，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人，年青，思想好，文章也好，我們朋友之間，談起總是許他有卓越的前途。他本來是藝術劇的學生，因為愛好就寫出電影批評來，憑藉着他的非凡的記憶力，使他的批評十分充實。又因為一個機會，他加入藝聲公司，雖則因為種種限制，使他的劇本，沒有很好的被拍出，但是，在各種方面，都顯示出他是一個不凡的人物。電影擴大了，唐納就加入了「新會風光」中任主角，雖則沒有十分出色，不過，也還稱職，就在電影的時候，他和劇場上一位卓越的演員，藍蘋戀愛而且結合了。

電影停閉，他又轉入了明星，現在他實習演了他在「都市風光」中曾經演過的角色。

唐納在他的長處，自然也有他的特點，在電影轉變，突然作品的風格上有了一個轉變，這轉變使人們覺得十分生硬，更加以經濟方面的種種，到他有時候不免於拍影，於是終於因為藝術的熱烈的戀情，使他躺着，而這一次自殺也以「沒有自彩」了。

阮玲玉死與影評

有人討厭影評，那已是無可挽救的事實了。

既然感到討厭，自然得罪影評去了，破壞的力量雖有不同，而結果下了，無不用其極則又一樣的。

報紙神，「影評」影評，無非大好了他們得於利用電影來欺騙觀衆。可是有些浪淘淘伙也跟在他們背後，莫明其妙的狂吠，那就更加其妙了。

比如說說羽石，他憑得什麼叫做電影，什麼叫做影評，也居然大為其關於電影的文章來。

說羽石加在影評頭上的新題，既清新而又有美，什麼迷阮玲玉的死都算在影評的帖上，在不是太笑死人嗎。

要是討論一件古物，或者因為年久失傳，因而無從考證。可是，阮玲玉雖然死了一個時期，到底還沒有像古物那樣的悠久。因此，祇要記憶力並不損失的人，誰都可以記得起來，那是有許多評論評着阮玲玉的死，簡直說有人滿（？）之患，當然，還亦在意中事也。

……

蟬社不能開演，早在意中事，你不見看經濟新聞，然後再看第一張，當我看完了「走私」，「西南決心抗日」的新聞時，一條標題，很快的引起了我的注意，「明星演員唐納自殺」，馬上看電報，原來唐納於二十六晚到達濟南，住於濟南賓館，自殺的原因，是因為戀愛人離婚。而被藍的阻絕。現已去醫院，生命無危險。當我看完了這條新聞時，我眞的啼笑皆非了。

唐納在朋友中，是一個非常有才能的人，年青，思想好，文章也好，我們朋友之間，談起總是許他有卓越的前途。他本來是藝術劇的學生，因為愛好就寫出電影批評來，憑藉着他的非凡的記憶力，使他的批評十分充實。又因為一個機會，他加入藝聲公司，雖則因為種種限制，使他的劇本，沒有很好的被拍出，但是，在各種方面，都顯示出他是一個不凡的人物。電影擴大了，唐納就加入了「新會風光」中任主角，雖則沒有十分出色，不過，也還稱職，就在電影的時候，他和劇場上一位卓越的演員，藍蘋戀愛而且結合了。

電影停閉，他又轉入了明星，現在他實習演了他在「都市風光」中曾經演過的角色。

唐納在他的長處，自然也有他的特點，在電影轉變，突然作品的風格上有了一個轉變，這轉變使人們覺得十分生硬，更加以經濟方面的種種，到他有時候不免於拍影，於是終於因為藝術的熱烈的戀情，使他躺着，而這一次自殺也以「沒有自彩」了。

假使能夠拍春宮影片的說話，保險滿座十有九穩；敢於通過不通過的，那是另一問題，但，亦能從題名，或津貼設法。包不生事。

……

因此有之花能生意不錯，化身姑娘……

他離開上海是在十五日下午四時，事先他在幾個朋友面前，流露出非常抑鬱感情，離開上海後，一個朋友也收到他的信，語氣自然也十分不樂了。在他事實上已經離開上海時，一個朋友曾經囑付另一個和他同住的人，除外的當心他，因為他有點反常，那知招呼時，他已經離滬了。

藍蘋自從已經有久了，自滬的原因，藍蘋呢，與唐納的關係，本來說明兩星期已決裂，但到現在已經超過了兩星期，還沒有絕的消息，那事使唐納十分焦灼，這次去滬，自己是為找藍蘋去的，大概到滬之後，為藍蘋的家庭搬弄，是尺天涯，彼此自彩了。

唐納的脾氣，在朋友中比較最好，有人說他乘動，其實他是很深的，藍蘋呢，自彩的，而現在竟還被人來不離該之愛了，但是何苦出我們的意外啊！

唐納雖見不是一個如何了不得的人物，但是說上的朋友們，還有解為這一個不幸的消息而震驚，現在雖說影評之法，既有人已說出，為共解決事則才電報給濟南的朋友，要他們就近照顧，大概不久將來，唐納一定會安然返滬的。

在中國電影界，自彩的風氣太盛了，阮玲玉，艾琳，就是例，唐納，雖則沒有說有人滿（？）之患，亦是根本辦法。

……

據說公共體育場，經市長演說創立場，有一羣翻憤晏朝的少年公民，不知為了什麼心血來潮，每天甯，因此不約駕臨的擠滿坑滿谷，水洩不通，踏壞了劉春山場的五排椅子，假使更比再出乎意料之外的竟有子的後排的增加的踐躪，亦有人；假使，假使更比再濟之患。但又據說！偉大一些人物駕臨，毒素又在發酵，不久，豈不六層樓併到第一又要精疲力盡，適可層疊？（搖手）

大新遊樂場開幕，經市長演說創立場，藝場偉大嚴肅的正氣，因此不約駕臨的擠滿坑滿谷，水洩不通，踏壞了劉春山場的五排椅子，假使更比再出乎意料之外的竟有子的後排的五排椅子增加的踐躪，亦有人；假使，假使更比再濟之患。但又據說！偉大一些人物駕臨，毒素又在發酵，不久，豈不六層樓併到第一又要精疲力盡，適可層疊？（搖手）

死，但是這種風尚，實在不可長的。

電影從業員，大家堅強起來！在目前有多少事情要你們去做，特別像唐納這樣有前途的藝術家，為什麼為了這一點兒女私情，就輕拋雄心壯志呢？

自然我不想說「風涼話」，失戀之類，實在是孝事，但是所貴為進步的藝人，這類地方，就得咬緊牙齒向前，不然，和一些婆婆媽媽的東西何別呢？

何況在目前「國防電影」這一口號的提出，使中國電影從業員的責任更加重要，還豈自殺的時候呢？

唐納，願你早日平安的返滬，多少朋友念齊你，憂慮着你啊！

英國同某一男子很不錯的樣子，此男非鶴稼農。

▼

聯華在「迷途的羔羊」和「到自然去」公映後，可望打破難關。

▼

在東京出版之「質文」本期擴充篇幅，大加改革。該刊領着三百元一筆讀者的贈金云。

▼

東京中國學生所辦之「劇藝術」社，續出版一劇藝術月刊，現即創刊號即將出版云。

▼

郭沫若在本期「質文」上，大捧詞人彭澎。

▼

丘東平日前由香港至廣西，現已由廣西返港，本日將來滬云。

捕風集

▼

「小都會」的舞女「小董」很想念羅朋，甚至連什雜上的羅朋的照片都保存起來。

▼

小璐璐，跟「舞男典型」很不錯的樣子。

▼

生活日報遷滬出版訊

香港生活日報報刊以來，銷數大佳；但因香港方面，所遭到的種種限制并不比上海方面少，而設備方面却大大的不如。現據關係方面傳出消息，最近生活日報將遷滬出版，假使沒有什麼阻礙的話，那末一兩個月內一定可以實現。

長篇創作

黃土湖（一）

（如文）

三月初春的微風，在黃土湖中飄盪着。嫩綠的小草，開始從大地上冒出來，在微風中波浪似的扭動細腰。小溪中的流水給它奏着動聽的音樂，——敲着岩石叔叔的，一條匯合着一條，蜿蜒地流到一條大河中去。

這大河的兩頭，連接着一條長堤，圍繞着黃土湖，將它淩凉地，孤獨地扔在大都市的外面。黃土湖顯得那樣地廣漠。一望無際，零亂地散着小村子，彷彿在一塊嫩綠的緞子上面，滴上了幾滴墨水點子。

生活在黃土湖的人們，壓根兒沒有幸福來享受這大自然的景色。晶瑩的碧玉滾去了。這季節，黃土湖的人們扔下了捕魚划船的工作，每個人背着一把割草的鐮刀，踏着露水，開始到原野裏去，檢一塊茂盛的草地，機械地在那上面工作着。

得標，一個廿三四歲的青年，有着黃土湖中一般人的原始的性格。一件難解的事情，對於他就很快地解決了。當他的娘，一個殘廢了一隻腿的老太婆，喚他轉身到原野中去做他的工作的時候。這年青人，已離開了他的床了。

（未完）

抵抗

冷與熱人的血（中）

（二）熱血過度的人

熱血過度的人，遇着了委屈的事情，或是受了人家的侮辱，便不管三七廿一，馬上暴跳如雷，與對方爭執吵鬧，甚至野蠻動武，別人勸解，也勸不住，對於是非曲直，毫不加以討論，像這種人，雖然可惡，但也不能不原諒他，而且還要可憐他。因為他一身沸騰的熱血，都湧集在頭腦子裏去了，你如果不原諒他，要和他爭執，糾一個執是執非，那末就愈弄愈急，愈要像發狂的瘋狗一般，見了人就要亂咬了，像這一類的人，社會上也很多很多，自己前程是實在很危險的。如青年學子，熱血男兒，往往為一言發動，激於義憤，或則慕里從軍，挺身抗敵，或則思想左傾，誤入歧途。此種人作為，沛芳遠矣，難免有不同，然其因素則基於愛國觀念則一。因熱血過度，而終不免於冒險輕生，其性質均堪惋惜。此外又有一般武人

納稅華人會是運輸公司嗎

（殺才）

納稅華人會，本來是這個的市民代表集團，他的任務，至少要能代表一部份的市民說話；監督租界當局，改良市政，解除華人痛苦才是。詎料該會平日設施，等於一賣瘡機關，工作懈弛，毫無建樹，本市各團體與商店對租界當局有交涉事，請求該會據理交涉，該會均視若具文，照例以一不關痛癢之空函答覆。例如「巡覆者，接准大函，為□□事敬悉，查該案已據來函向工部局交涉在案，相應函覆查照為荷此致云云」至於交涉結果，他祇有靜候工部局回訓，把來照樣抄錄一份，轉給我們小市民。他也不參與自己意見，更不直接向工部局據理力爭，勞駕事不關己，據函轉呈後，即盡了他的責任，說者謂租界之有納稅華人會，不啻如一運輸公司，轉為華人轉遞信件，其他事非所敢問，非所敢言，吾聞之，不禁為三百萬市民叫屈也。

苦笑錄

（景仁芳）

△乞丐與狗

每見街頭有工部局捕捉乞丐之鐵絲車，風馳電掣，沿路兜拿，不幸之貧苦同胞，為其所獲，（眞正乞丐必不就獲）必叩頭求饒，涕泗交流，其聲悲慘，而結果終不免被押上車，放逐於郊野。有時見捕捉野狗之車，每當捕獲野狗，狗雖走獸，而精靈未泯，亦必掙扎狂吠，哀吾呼救，而卒被押解上車，慘遭殺戮，是同胞與狗，有何分別耶。

△那個

東北四省自於不抵抗下被佔後，國人莫不同仇敵愾，憤恨「那個」××之不顧公理，蠢起「那個」，目下「那個」復派遣數萬「那個」侵駐華北，其形勢之危險，不下於「那個」之前夜。若再不以全國力量「那個」，則華北又勢將為東北第二。因為敵人要「那個」，故而「那個」「那個」。

牛皮客與寄生蟲

（芬芳）

生怕多事存着公德心的人們，往往遇到了不得了的事性發生，總是出面來打圓場，使大事化為小事，若是小事也就委曲求全的解釋明白，使他化為無事，這樣的人是值得我們大衆敬仰和欽佩。

中國的內戰，每一次發生，總少，頭腦簡單，因受莫小包圍，遂不惜稱兵作戰。殘民以逞，而結果也因熱血過度，斷送了自己的前程。

不了若干失意政客從事挑撥離間，欲利用軍人為工具而造成自己的地位。這班牛皮客人，本來不學無術，（在政治舞台裏連勉斗）祇抱着天下唯恐不亂的壞良心，往往遇到芝麻般大的事情，他們就張大其詞，拿着鄉毛當令箭，瞎三話四，煽惑衆，所以國家的擾攘，社會上的恐慌，也都是這一般鳥牛皮造成功的。

你看，現在西南風雲日緊，華北外交又日趨嚴重，正是這般牛皮客人奔走鑽營的好機會，要得國家甯靜，非先把這班社會寄生蟲掃滅不可。

△商業的不景氣，已普徧了整個的都市，即指導文化的書業界，亦弄得甚為淒慘，昔日一書數金，今日變成一折幾扣，甚至有幾家書局，把新書當作舊紙頭般的稱斤兩賣，文人稿件，亦從幾元一千，跌至幾角一千，不祥之兆也。